

阅读

第581期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

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

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

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野艾青青

□ 王 丰

关于清明的诗，人们总是脱口而出杜牧的“清明时节雨纷纷”，我却喜欢宋代陈与义的“一帘晚日看收尽，杨柳微风百媚生。”清明时节，万物复苏，杨柳微风百媚生，多舒心呀。

童年里过清明，是盼着有包子、米粉粿、烘豆腐吃，还有一顿左盼右盼的猪肉。

清明是季春三月的头一个节气，时序到了季春，大地气清景明，故曰“清明”。

据传，“清明”始于周代帝王将相的“墓祭”之礼，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历史，“清明”节最早只是一种节气的名称，变成纪念祖先的节日与寒食节有关。

辞海“寒食节”释义：春秋时，介子推历经磨难辅佐晋公子重耳复国后，不愿为仕隐居山西介休绵山。重耳烧山逼他出来，子推母子被烧死。晋文公为悼念介子推，下令在子推忌日，禁火寒食，只吃冷粥干饼，便为寒食节。

到了唐朝，将寒食节定为祭拜扫墓日；宋元时，清明节逐渐由附属于寒食节的地位上升到取代寒食节的地位。

《东京梦华录》卷七里，记述孟元老告诉我们北宋汴京人过清明节的情景。

“寒食第三天，即清明日矣，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。都城人出郊。……土庶阖塞诸门，纸马铺皆于当街用纸袞叠成楼阁之状。四野如市，往往就芳树之下，或园囿之间，罗列杯盘，直相劝酬。都城之歌儿舞女：遍满园亭，抵暮而归……”

宋人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里，汴京人沿着汴河两岸踏青郊游，虹桥上市肆云集，各色农工商人奔走贩卖，桥下有船，正偃桅由背纤者相挽穿过桥孔……一派热闹景象。

古人说，“以鸟鸣春”。清明节到了，各种鸟儿都啼鸣开来，杨柳报春，轰轰烈烈。而家乡的清明，则是烟火气浓郁，家家户户做清明粿。

“清明粿”如半月，如木梳，以米粉、麦粉掺入艾叶为皮子；豆腐丁、腌菜、青菜为馅包的粿。有的地方叫“亮梳粿”，有的地方叫“月亮粿”。

一阵又一阵的春雨把山路边、草坡上、岩石缝里蛰伏着的“沙鲜（地衣）”唤醒，一朵一朵，身躯膨胀起来，静静地吸着雨水。以“沙鲜”为馅是家乡清明粿的特色。

清明前，披上蓑衣、塑料布，戴上阳帽（笠叶帽），挎上菜篮，系上麦子簍，冒雨到村后的山上“摸（捡）沙鲜”，一摸一菜篮，一摸一麦子簍。拿回家，筛去沙石杂物，择掉泥土草屑，拿到水塘里汰几遍，入锅煮，余后再过一遍清水。剁碎的白豆腐、蒜籽，加盐，加辣椒粉，拌进“沙鲜”里，即为馅。“沙鲜”馅包的清明粿，吃起来灌汤，辣丝丝。

清明时节，家乡田野里满眼皆是野艾青青。摘来焯过，去涩，打入米粉灰，色青而体绵，包上馅即为艾粿。如今，大雪飘飞的冬天，菜场、超市还有艾叶粉块卖，似乎整年是清明。

出嫁的女儿清明节里挑上清明粿去看望父亲母亲，家乡俗语叫：“拿清明粿”。

一上初中，母亲大人就把“拿清明粿”的事交给了我。外婆住在大山里，一担“拿清明粿”要挑出一身的汗。

外婆要“回窠（往我空窠里装吃食）”，我是吃了又拿了。外婆“回窠”都是蒸糕，我一气能吞咽下四五块。蒸糕的味道是柔软、蓬松、微甜。我问外婆，蒸糕里是不是放了“糖精”？外婆说不敢放“糖精”呀，“糖精”吃了败头脑的，外孙还要识字呢，头脑败了怎么办啊？

外婆的蒸糕是拿甜酒酿发酵做的。外婆去世已四十余年啦。

（摘自2025年3月21《杭州日报》）

●图片来自网络

洋槐花开

□ 王彬彬

小区周边的山上，洋槐花又要开了。我不禁有几分惆怅。

洋槐，原产地是美洲，辗转传入中国。来自异域，所以叫洋槐。由于树枝上长满刺，像一排排尖利的牙齿，又叫刺槐。洋槐对气候、土壤的适应能力应该很强，全国许多地方都长着它。在我生活的南京，也很多见。我现在托身的小区，位于江苏南京到镇江间的宁镇山脉上。周边一座座不高的山连绵着。山脚下，还有山与山之间平坦些的地方，原本植被有些稀疏或者干脆无植被处，便种上草木。洋槐，就是人工种植的。

南京的洋槐，每年4、5月间开花。洋槐花是纯白色的，白得浑厚，白得沉着，白得稳重。洋槐花的白，很像栀子花。但栀子花是一朵一朵地开，哪怕开得再密，每一朵也是独立枝头。而洋槐花则是“簇串”着开。“簇串”，是我杜撰的一个词。有的花，是成簇地开。有的花，是成串地开。而洋槐花，是既成簇又成串地开。一串串簇开着的花，洁白地挂在枝叶间，一串挨着一串，有一种奇异的美。我喜欢任何一种洁白，又尤其喜欢洋槐花这种端庄而流利、硕健而婀娜的白。洋槐花散发着清香，是那种淡淡的香，似有若无。我喜欢这样的花香，香得含蓄，香得羞涩，香得高贵。

洋槐花是能吃的。每年洋槐花开的时候，小区边上的菜场里都有人卖洋槐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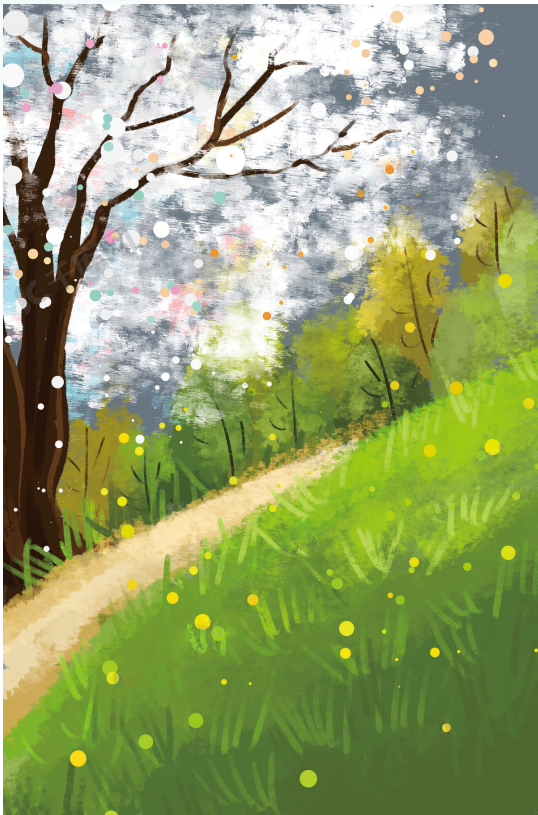
采洋槐花，通常有三种方式。一种，是站着采摘。这很像采茶。站着，很累，而且只能采摘手够得着的花。这一处摘完了，就挪步别处。第二种，是把一棵洋槐树弄得倒伏在地上。采花者通常会选择那种树干只有成人手腕那般粗，却长得很高、挂花很多的树。他们几个人一齐用力，把那棵树从靠近根部处折断。不过，他们只能折断树皮包着的木质部分。树皮弄不断，但也开裂成好几条。树倒伏在地，这样就可以围着这棵树采上半天一天。有时候，树并非断裂，而是被连根拔起。倒伏着的树，只有倒下的那一面还有不多的根须仍在泥土里。第三种方式，是用锯把一棵树锯断。既然动用了锯，当然就选择那种树干很粗、枝叶茂盛从而挂花特多的树了。

每年洋槐花开的日子，偶尔还会看到这样的场景：一棵洋槐树，倒伏在一块巨大的塑料布上；一家人围坐在树两边，不紧不慢地把枝上的花摘下来。这一家人，有时是一对年轻夫妇，带着孩子，还有一个保姆模样的女子；有时是一对年轻夫妇，带着孩子，还有一个老人。他们有说有笑。塑料布上散落地放着面包、蛋糕、矿泉水、苹果、香蕉、火腿肠……

那些只是倒伏却没有锯断的树，仍贴地而活着，像一个受伤的人，枕着手臂侧卧在地。第二年春天，仍然有洁白的花贴地而开着，但那花失却了挂在枝头时的硕健、饱满，显得干干瘦瘦，像是受伤者苦涩的笑。采花者当然看不上这样的花，他们会去盘算另一棵树。我每年对着这样的人，只敢怒目而视，并不敢上前喝止。只是有一次，在一个僻静处，发现了一中年男子正把一棵树弄弯了，双手吊在快要与地面平行的树干上。他两腿弯曲，屁股用力地上下运动着，想用身体的重量把树干弄断。奈何他身体单薄，分量不够。我站在一丛枝叶后面，连喊了三声，一声高过一声。瘦男子愣了一下，双脚着地，但两手仍抓着树干。过了一会儿，见无动静，便又把双腿一弯，继续着他的运动。

洋槐树不开花时，是极普通的树，似无可观之处，开花时却十分明艳、妖娆。每年的花期不过十天半月。这十天半月，是洋槐最美丽的时候，也是洋槐遭受“劫难”的时候。花木是人类的朋友，花木不语，也有情感。今年再见洋槐花，希望自己的惆怅少一些。

（摘自2025年3月26日《人民日报》）



四月的树

□ 鲍尔吉·原野

四月的树，如一班出门的人。它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季节，曰春天。现在已入四月，刚刚过清明，花与草的萌发正在蓄谋之中。看不到满目芳菲，但有隐藏的春意，天地间充满了秘密。

蒲河大道两侧栽满了树，树都活了。这些景观树高矮不一，开花时间不一，花色叶色也不一样。看过去就看到了景观。

桃花刚开，它是这片天地最早开的树。连翘也露出黄骨朵，等桃花开烂了它才开。植物开花如开会一般秩序井然。

我在这条大路上走，像一个势利的人，专看开放的桃花。透过光秃秃的树枝往前看，桃花是暗藏其中的粉色的云。像几十个粉色的气球被系在树杈上。近看，桃树枝上缀满花朵。它的枣红的树枝上无叶，只有花。桃花对于沉寂的、灰暗的北方大地如同惊醒。桃花先醒了，它比看到它的人还吃惊，大地怎么如此荒凉？其实不荒凉。桃花没经历过冬天，不知道此时的土地已开始复苏。比桃花先醒来的是河流，它们身上的冰块被春风卸掉，河水一身轻松，试着流淌。河水一冬天没流，实话说不会怎么流了。它先瞭望四周，在水面做一些涟漪，做流的准备。春天的河水如乌黑的柏油路，上面漂着风吹不动的枯叶。

桃花惊讶地看望周遭，它们衣领开得太大，雪白的领子在寒气里扎眼。草绿了三分之一，大部分还不敢绿，在等什么？桃花不像连翘那样齐刷刷的开放，展露大小如一的金黄叶片。桃花觉得团体操在花朵界没什么意思。桃花的花朵或开、或半开，还有蓓蕾包在粉红的头巾里。枝上的一串花，如同画家点染。用墨有浓有墨，烘托参差的意态。桃花亦浓亦淡，欲开似合，与春天的节奏合拍。风不妨大一些或小一些，也可无风，让柳条不知往哪个方向摆动。如果春天愿意，可以先下一场雨，洗刷不清纹理的石头，洗刷不清白云的白垩色的天空。然后下一场薄薄的雪，厚一点也无妨。雪花卧在干净的草地里，睡一觉，睡醒了看看月亮到底是黄还是白。春天过后，春风起，把雪刮到树下或高坡上，使之均匀。你以为春天在干嘛？在玩。从古到今，春天一直在玩，玩一个春季，潜入夏季休息。

四月里有树木出门，它们互相打量谁带了哪些东西。连翘手上胳膊上全是花瓣，穿上了出门才穿的花衣。柳树在枝上攥紧了拳头，掰也掰不开。再过10天，那些拳头松开了，柳叶的芽假装是花，一瓣一瓣地露出尖头。开着开着，柳树就露了馅，花朵变成树叶，如一片绿唇飞吻天下。树们要去的地方曰四月，它们带领大地返青。树们走在路的边上，如羞涩的农妇，不好意思在大马路中间行走。这些农妇脚踩在松软的土里，枝桠搭在前后旅伴的肩膀上。在四月，轻淡的云飘在树的头顶，云不想比树的步伐更快。云可以随时分成两片或六片，飘在一片片树林的头顶。桃花站在大地上开放，已无须走动看风景，它就是风景。大队的树绕开桃树，不妨碍它探出的水袖。桃花的枝像戏曲人物那样向虚空伸出手指，欲摘其它的花。桃树身穿枣红色的缎子轻衫，其它的树都没有。桃树手抓一把蓓蕾散出去，被风吹回，或浓或淡挂在枝头。这就是腕儿，科班出身，懂得表演的程式。倘若桃花身边有胡琴、月琴和梆笛，奏一曲昆曲的曲牌，它的身段比现在还要绰约迷离。

大地返青之前泥土先返黑。雨水和雪水挤进土的被窝，让它苏醒。草叶以10%的速率变青，每天绿十分之一，这样不累。与跑步训练的10%原则相通。绿不是什么难事。对草来说，没有比绿更容易的事情了。难就难在安排枯草的离退工作。四月末，你看到大地一片青葱，地上无一叶枯草。枯草去了哪里？你想没想过这个事？这是很大一个工程，比南水北调西气东送的工程量还大，是谁把枯草一根一根拣走，运到一个地方掩埋？这是人干的事，天不这么干。枯草被青草吞噬了。或者说，枯草在青草生长中转世轮回了，总之在新鲜的草地上看不见一根枯草。这是大自然无数秘密中的一项。大地不会丢弃自己的子孙，不会因为它们是草、因为干枯就抛弃它们。枯草在盛青到来时已经整齐去了一个很好很干净的地方。

树在行走中遇到雨和风，它们打开叶子。它们身后跟着看不到尽头的青草，头顶环绕着叽叽喳喳的鸟儿。

（摘自《鲍尔吉·原野散文》）

春意树梢

□ 萧 红

三月花还没有开，人们嗅不到花香，只是马路上融化了积雪的泥泞干起来。天空打起朦朦的多有春意的云彩；暖风和轻纱一般浮动在街道上、院子里。春末了，关外的人们才知道春来。春是来了，街头的白杨树蹿着芽，拖马车的马冒着气，马车夫们的大毡靴也不见了，行人道上外国女人的脚又从长筒套鞋里显现出来。笑声，见面打招呼声，又复活在行人道上。商店为着快地传播春天的感觉，橱窗里的花已经开了，草也绿了，那是布置着公园的夏景。我看得很凝神的时候，有人撞了我一下，是汪林，她也戴着那样小檐的帽子。

“天真暖啦！走路都有点热。”

看着她转过“商市街”，我们才来到另一家店铺，并不是买什么，只是看看，同时晒晒太阳。这样好的行人道，有树，也有椅子，坐在椅子上，把眼睛闭起，一切春的梦，春的谜，春的暖力……这一切把自己完全陷进去。听着，听着吧！春在歌唱……

“大爷，大奶奶……帮帮吧！……”这是什么歌呢，从背后来的？这不是春天的歌吧！

那个叫花子嘴里吃着个烂梨，一条腿和一只脚肿得把另一只显得好像不存在似的。“我的腿冻坏啦！大爷，帮帮吧！唉唉……！”

有谁还记得冬天？阳光这样暖了！街树蹿着芽！

风琴在隔道唱起来，这也不是春天的调，只要一看那个瞎人为着拉琴而挪歪的头，就觉得很残忍。瞎人他摸不到春天，他没有。坏了腿的人，他走不到春天，他有腿也等于无腿。

世界上这些不幸的人，存在着也等于不存在，倒不如赶早把他们消灭掉，免得在春天他们会唱这样难听的歌。

汪林在院心吸着一支烟卷，她又换一套衣裳。那是淡绿色的，和树枝发出的芽一样的颜色。她腋下夹着一封信，看见我们，赶忙把信送进衣袋去。

“大概又是情书吧！”郎华随便说着玩笑话。

她跑进屋去了。香烟的烟缕在门外打了一下旋卷才消灭。

夜，春夜，中央大街充满了音乐的夜。流浪人的音乐，日本舞场的音乐，外国饭店的音乐……七点钟以后。中央大街的中段，在一条横口，那个很响的扩音机哇哇地叫起来，这歌声差不多响彻全街。若站在商店的玻璃窗前，会疑心是从玻璃发着震响。一条完全在风雪中寂寞的大街，今天第一次又嚎叫起来。

外国人！绅士样的，流氓样的，老婆子，少女们，跑了满街……有的连起人排来封闭住商店的窗子，但这只限于年轻人。也有同唱机一样唱起来，但这也只限于年轻人。这好像特有的年轻人的集会。他们和姑娘们一道说笑，和姑娘们连起排来走。中国人来混在这些卷发人中间，少得只有七分之一，或八分之一。但是汪林在其中，我们又遇到她。她和另一个也和她同样打扮漂亮的、白脸的女人同走……卷发的人用俄国话说说她漂亮。她也用俄国话和他们笑了一阵。

中央大街的南端，人渐渐稀疏了。

墙根、转角，都发现着哀哭，老头子、孩子、母亲们……哀哭着的是永久被人间遗弃的人们！那边，还望得见那边快乐的人群。还听得见那边快乐的声音。

三月，花还没有，人们嗅不到花香。

夜的街，树枝上嫩绿的芽子看不见，是冬天吧？是秋天吧？但快乐的人们，不问四季总是快乐；哀哭的人们，不问四季也总是哀哭！

（摘自《萧红散文》人民文学出版社）